

26

John盯着他的手机看了半晌，拇指就按在“发送信息”键的下方。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多么在意他犹豫许久也未能发出的内容了——现在再看时，它们的乏味程度已经不输于他从前拿来叨扰Terezi的内容——正如他也不再在意他们的对话应被定义为何种性质，他这种半年发作一次的叨扰她的需求又是从何而来。他们的关系究竟应被划分至何种范畴？他真的想知道答案吗？她会在乎答案是什么吗？

但倘若他真的那么不在乎，倘若对话真的毫无意义，那驱使着他坚持这样做的动力又是从何而来？他又为何突然开始在意自己都用什么鬼话叨扰过她？他突然很想问问他在无数平行宇宙中的无数同体会如何作答。为什么他还会在意？为什么他甘愿把时间花在这件事上？倘若你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身边的一切都不具备真实意义的错觉——或者他应称之为“正典”，这样便能用上这个已经对他而言不再具备新鲜感的专有名词——你要如何解释你还有动机走出你的房子？

他曾以为他已经告别了迷茫。在刚刚入驻地球C的前几年，他的确终日抑郁，但后来他的生活似乎步入了正轨。他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儿子。那本应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不是吗？他怀疑他之所以和Terezi维持着断断续续的“打卡”式交流，不是因为她是谁、性格如何，而更多是因为他一定会被一个仍超脱于世界之外的人吸引。一个仍能够以他的相关代理人的身份给出可信的判决的人。一个还未完全丧失其意志的完整性的人。正如一个有了妻子和儿子的男人一样。

哈，他不得不承认，这个讲给自己听的笑话还不算太烂。但这不能让他满意，因为它大概率并不是正确的答案。真相就是，他之所以不停地与Terezi聊天，是因为她是他认识的唯一一个不在地球C上的人。

John在大气层里漫无目的地飘流了几个小时，他在思考，也在神游天外。遥远的下方的森林稀疏，散发着外星造物的气息。他飞过Troll王国的边境，看到草原渐渐稀疏，变成了灰色的石地。他降落在一座采石坑中，坑的四周丛生着光秃秃的多刺灌木。它们不会开花，只会从茎干上萌发出颤动的黄色脓包。John碰了碰一根枝条，于是一个脓包炸开了，芥末色的粘液崩得到处都是。这样恶劣的环境怎么可能唤起任何人的思乡之情呢，John感到难以理解。

然后他回忆起了Terezi从前是如何向他描述她长大的地方的。一座长满蓝莓和棉花糖的静谧森林。郁郁葱葱的华盖密不透光，以至于出门后要走上好几分钟才能见到太阳。即使是艾特尼亚这样的穷山恶水也有自己的美景。但John确信地球C对它们的复制和对其他一切事物的复制并无不同：贫瘠、艳俗，还有虚假、虚假、虚假和虚假得不能更虚假。一张把对比度拉到满格的劣质复印件。一轮照不出任何阴影的太阳。

在进行了将近十分钟的戏剧化思考之后，他头顶的天空撕裂了一道口子，红与绿的汹涌光波洒遍大地。死去的troll从天而降在这几年早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但这一次从空间裂缝里掉下来的东西却与任何长得像troll的东西都完全不沾边。它看起来更像是一颗陨石——一团熊熊燃烧的金属，叫嚣着冲向大地，身后拖着浓黑的尾烟。有那么一瞬间，它的轮廓从烈焰中显现。John认得那个轮廓。但那是不可能的。它不应如此。然而，他绝没有看错。

那是他父亲的车。重达一吨的白色金属，在剧烈的摩擦热中迅速氧化，所有的窗户都已被打碎。倘若车中还有人，他不会有任何机会拯救他们的生命。他眼睁睁地看着那辆车从天而降，撞击在地球上，仿佛在看慢放了的镜头。它重重地砸在地上，激起的冲击波席卷了方圆几里的地表。

他以从未企及的高速飞向了陨石坑，在外缘处仓皇停下。在他下方，扭曲的车架冒着青烟，它的前半截被压缩成锯齿状，但后半截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完好无损。他操纵着气流吹进车厢，直接卷走了两侧的门，然后弯腰爬了进去。他得去座位上看一眼。就确认一下当它坠毁时里面的确没有乘客。金属的车架依旧灼热，连四周的空气都被加热得嘶嘶作响，但John并不在乎。

后座上简直一团糟。到处都涂满了……剃须膏？还有一些……小东西，散落在各处。他捻了一撮干燥的、棕色的薄片，放在鼻子前嗅了嗅。这是……烟草吗？

和剃须膏混杂在一处的还有几处红色的血迹。但没有尸体，也没有骨头，没有任何成形的人类遗骸。John捂着心口，长叹了一口气……他感到宽慰吗？还是失落？他说不清自己更期待在这里发现什么。反正不会是父亲，对吗？那太蠢了。没有人需要在一生中目睹他们父亲的尸体两次。但紧接着他就看到了它。

一道青色的痕迹，从坐垫的最高点淌下，自一个血红色的手印的中心。John瞪大眼睛，伸出手，用拇指轻轻从那里扫过。那道青色在他的指尖碎裂。与人血质地相同。与Terezi的字体同色。

他将薄片状的血痂在指尖搓成碎末。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前，他刚刚结束与她的最后一次对话。地球内外的时间流速是不同的，她经常这样提醒他。刚才的她一口咬定自己即将迎来死亡。所以这就是证据吗？她是否就这样……

John向后退去，呕吐感冲击着他的胃部。这是哪门子该死的扭曲巧合？他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发现这一切？如果Terezi真的坐进过车里，她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她是在什么东西的陪伴下在他父亲的汽车后座上流血至死的？

打击终究还是降临了。不是因为他已经许多年没有见过Terezi，也不是因为他将再也不可能见到她。是因为他命中注定不可能再见到她一眼。句号在一切开始之前就早已被画下。

冷汗浸透了John。他踉踉跄跄地从坠毁的汽车边退开，高温的气流烫得他眼睛生疼。他一把扯下眼镜，举头望天，他的视线失去了焦距，只能看见一张由无限的色彩与无尽的可能性构成的平面。就像一张平坦的画布，但平坦背后隐藏着无边无际的虚无，与无穷尽的冷漠。它在嘲笑他。

他垂下视线，看向比天空更富有同情心的大地。松软的尘土在召唤着他。他膝盖一软，跪坐在地，十指不自觉地插入了被翻开的泥土。泥土仍然带着汽车如陨石般坠落时点燃的温度，嘶嘶地释放着存储的能量。他的视线模糊了，他在眼角的余光中看到了自己的两条胳膊，它们弯曲在视野边缘，在迟暮的余晖中反射微光。

一滴泪水打湿了他的手背。John意识到他在哭。泪水与尘土混合在一处，在给人以慰藉的大地上涂抹出恶心的泥浆。他不能理解。他从未理解。

一声压抑的啜泣逃出了他的胸腔。他双手成爪，颤抖地攥住了掌中泥土。他绷紧肌肉，直到指节泛白，直到指甲刺破手心的皮肉。疼痛能给他切实的存在感。

这是他唯一的渴望。最他妈切实的存在感。

接着，仿佛还未与天空完成清算一般，他抬起头，最后一次向它投去愤怒的眼神。剧烈的体力消耗和无可抵御的宇宙级别的无意义性掏空了他的心神。他令空气充满肺部，然后将这些年里积压的全部的沮丧、愤怒、内疚、怀疑、脆弱、痛苦和悲伤统统压缩进足以使听者血液凝结的长啸。那更像是动物的哀嚎，而非出自人类之口。他向无情的天空苦苦嘶喊，直到嗓子沙哑，直到他再也没有力气哭泣。

没有人听到他。就算有，那也不重要。

> ==>